

百花青年
小文库

亲爱的丈夫

丁西林



34.7

百花文艺出版社

百花青年小文库

亲爱的丈夫

丁西林 著 袁良骏 编

百花文艺出版社

亲爱的丈夫

丁西林 著 袁良骏 编

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 (天津市赤峰道124号)

香河延福屯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天津发行所发行

开本787×960毫米1/32 印张3 3/4 插页2 字数57,000

1986年12月第1版 1986年12月第1次印刷

印数1-5,700

书号: 10151·978 定价: 0.74元

编辑例言

为了满足和适应广大青年读者的需要，我们编辑出版这套“百花青年小文库”。

百花青年小文库，是普及性的青年文学读物。编选出版古今中外各个时期主要作家的优秀作品，有的也选其近期佳作。

百花青年小文库，以“小”为特色，选入的作品以短篇小说、散文为主，兼顾诗歌和文学性强的短剧本。

百花青年小文库，分中国古代、现代、当代和外国文学四部分，每一部分编若干辑，十册一辑，分辑出版。

百花青年小文库，所编各册，或作家自选，或研究者代选，并撰有小序，简要介绍作家和作品，同时对作品作必要注释，以帮助读者理解作品。有些作品在收入本辑时，亦经作家、编选者

作了重新修订。

一九八六年七月

编者的话

在中国话剧史上，丁西林（原名燮林，字巽甫）是一个很有影响也很有特色的作家。有人称他为“独幕剧的圣手”，有人称他为中国的莫里哀。这虽然都是一种譬喻的说法，但却形象地道出了他的独幕剧——特别是独幕喜剧的出色成就。

其实，丁西林一生只写过七个独幕喜剧，而且其中有两个还是别人小说的改编。为什么这样少量的剧作，却给他带来了偌大的荣誉呢？原因也很简单：他的每一个独幕剧都有巧妙的构思和精彩的对话，都是一座小巧玲珑的艺术的宝塔。以我们选入的《一只马蜂》、《压迫》、《三块钱国币》为例，便很能看出他的这种艺术造诣和风格。每一出戏，都是那样的机趣横生，又是那样的寓庄于谐。他的英国式的机智和幽默让人忍俊

不禁，而他的纯属中国式的生活场景和人物性格却又令人倍感亲切。人们也许责怪它们太过轻松，太过纤巧，甚至太过狭窄，但请不要忘记作者写的是独幕喜剧！在“独幕”的格局和“喜剧”的形式里，作者给予人们的已经够多了。

特别让人们感到难得的，作者并不是一个专职的剧作家，而是一个“爱美”（amateur）的剧作家。他的当行是物理，他的职业是教授，他不像鲁迅、郭沫若等人那样，抛掉所学专业去搞创作，而是一边搞专业、一边搞创作，而且皆有成就，相得益彰。拿一句戏剧行话说，或者可以称之为“文武昆乱不挡”吧！

细心的读者不难发现，从处女作《一只蜜蜂》开始，至《压迫》之前的五个独幕喜剧，着重表现的是生活情趣。虽然写的也是人生喜剧，但社会内容是比较淡薄的。而从《压迫》到《三块钱国币》，作家的视野有所开扩，作品的思想意义也就逐渐增强了。正因为有这个变化，在《三块钱国币》之后，作家才写出了《等太太回来的时候》和《妙峰山》两个四幕剧，在固有的喜剧风格的基础上，表现了更为深厚的思想内容。它们已经不单是对生活中喜剧因素的捕捉和玩味，而更多的是对抗日救国这一神圣主题的把

握和表现了。它们是时代的回音，作者加入了时代的合唱。

新中国成立之后，作家成了一个社会活动家，也担任了文化界的重要领导职务，戏剧创作几乎搁笔，只在一九五至一九六一年间，改编了《雷峰塔》、《蝴蝶杯》、《孟丽君》三个戏曲剧本。对于热爱了西林喜剧的读者来说，这就不能不是一个莫大的遗憾了！

两个四幕喜剧中，较能表现作家风格的是《妙峰山》。但由于体例限制，我们只好割爱。作者的七个独幕剧，皆有入选资格；但也由于篇幅的原因，只好将根据别人小说改编的“酒后”和“北京的空气”选掉了。由之，我不禁想到了鲁迅先生的这样一段话：

读者的读选本，自以为是由此得了古人文笔的精华的，殊不知却被缩小了眼界，……选本既经选者所滤过，就总只能吃他所给与的糟或醢。（《集外集·选本》）

假如读者的“眼界”并不因这小小的“选本”而缩小，而我给与读者的也并非“糟或醢”，那就只有感谢九泉之下的西林先生了！

袁良骏

1985年年底编讫时。

目 录

编者的话	袁良骏 1
------	-------

一只马蜂	1
------	---

亲爱的丈夫	29
-------	----

瞎了一只眼	55
-------	----

压迫	72
----	----

三块钱国币	95
-------	----

一只蜜蜂

剧中人

吉老太太——年约五十余岁，身材细小，体质强健，淡素服装，非常的清洁。

吉先生——吉老太太的儿子，年约二十六七，强健，活泼，极平常极自然的服装。

余小姐——年约二十五六岁，姿势美丽，面目富有表情，服装精致。

仆 人

布 景

一间小小长方形房子，后面墙壁中间，两扇宽门。门之左边置一衣架，靠窗一小

桌，桌上置鲜花。右边靠墙一书柜，内藏成套的中西书籍。左壁的里边，开一独门，门之前为短门大窗，窗边置写字桌，上置文具。房子右壁，后半亦开一门，前半靠壁置书架，架上置装饰品。壁上悬字画，房子中央略偏前与右，置一小圆桌，上置茶具，桌之右侧置大椅（即安乐椅），左侧置可坐两人之长椅，两椅之间，置一小椅，椅上皆置腰枕。

开幕前吉老太太睡卧在大椅上，脚下置高垫，手中报纸，落地上。

吉 （将左门徐徐推开，看老太太睡卧椅上。轻步走至衣架，取了一件薄大衣，走至椅前，轻轻盖在老太太身上。老太太醒觉。吉含笑问。）睡着了吗？

老太太 我本想闭了眼歇一会，不想一不留心，就睡着了。（坐起。）

吉 老人家的眼睛，同小孩子的眼睛一样。闭不得的。一闭了，就不由你做主。

（将报纸拾起，坐在小椅上。）

老太太 现在什么时候了？

吉 （由怀里取出一个表看了一眼。）三点

一刻。

老太太 你在那里一直到现在？

吉 在书房里写了两封信。

老太太 喔，不错，你替我把那封信写了吧。

吉 好，现在就写。（坐到写字桌，从抽屉里拿出信纸信封，瓶里倒了水，磨墨取笔，预备写字。）怎样写法？

老太太 随便的写几句好了。你把我们动身的日子告诉他们。叫他们雇一只船到港口接一接。

吉 你一面说，我一面写吧。一定下星期二动身么？

老太太 喔，已经不是日子，还再不动身！

吉 （一面写，一面念，一面说话。）……十九日起程回南。（停笔用手指计算日期。）十九，二十，二十一，（写）二十一日到港。叫张宏同江妈雇一只船到港口接一接。（问）是不是？

老太太 是，最好叫到李老四家的船，干净，要是李老四船出了门，叫邓祥发家的也可以。

吉 （写）最好叫到李老四家的船（一面写，一面口中作低声的念。）……邓祥

发家的也可以。（问）还有什么？

老太太 （自己想她的心思。）这几天太阳已经很厉害，不如叫他们先把南房里的皮衣服拿出来晒一晒。

吉 好，还有什么？

老太太 没有什么。（自言自语。）王妈回家，说过了节，就回来，不知现在已经回来了没有？

吉 （继续的写信。）

老太太 余小姐，应该送她点礼物才好。

吉 （先写完了信，然后答话，再接着写信封。）你不是说送她一件衣料的么？
（写完了信封。）好了，写完了。

老太太 （被吉打破她的深思。）写完了么？

吉 （走至椅前，将信送出。）要不要看一遍？

老太太 你念一念吧。

吉 （念信。）“二妹览，已经不是日子，还再不动身”。母亲说。

老太太 这是写的什么？

吉 这是写信的一个帽子。（继续一句一句的念信。）“母亲定于十九日动身。二十一日到港。叫张宏同江妈，雇一只

船，到港口，接一接。最好叫到李老四家的船，干净，要是李老四家的船，出了门，叫邓祥发家的也可以。

“这几天太阳已经很厉害，不如叫他们先把南房里的皮衣拿出来晒一晒。

“王妈回家，说过了节就回来，不知道现在已经回来了没有？”

没有写错吧？

老太太 （笑）喔，你们现在写信，都是这样写么？

吉 这是最时行的直写式的白话文，有一句，说一句，你没有旁的话要说么？

老太太 没有。

吉 这下边是我的事。（继续念信。）

“这次母亲在京，一切都好。唯有两件事，不大称心。……”

老太太 我有什么事不称心？

吉 （不答，继续读信。）

“第一，她这次来京的目的，本想劝她的儿子，赶紧讨个媳妇，她可早点抱个孙儿。方头大耳，既肥且晰。喂！不想来京两月，绝少成绩，媳妇，毫无影响。孙子，渺无消息。第二，她满心

036429

满意，想亲上加亲。把姊妹改做亲家，侄儿变做女婿。不想她那不肖之女，又刚愎自用，不顺母意。因此上，这几日来，口中不言，心中闷闷。不过那位表侄先生，现已广托亲友，多方物色。夫诚能动神，勤能移山，况在佳人才子聚会之首都，求一称心合意之老婆乎。故数月之内，定有良缘。将来一杯喜酒，或能稍慰老年人，愿天下有情人无情人，都成眷属之美情也。”

说得对不对？不要生气啊。

老太太 （稍有不快之意。）我有这些闲工夫来同你们生气！你们的事，我老早就对你们讲过，由你们自己去，我一概不管。你们爱怎么说，就怎么说。

吉 （将信封好，贴了邮票，走至椅旁，一手放椅背上，一手理她的头发。）妈，你是一个特殊的女人，你什么事都是非常。你是一个非常的良妻，一个非常的贤母。唯有这一件，你没有逃出了个母亲的公例。

老太太 把这件大衣挂起来。（吉将衣挂原处，老太太追想到她以前的生活。）贤妻良

母，配不上这四个字。（吉坐到原处。）你父亲死的时候，你只有八岁。云儿只有五岁。那个时候，我就不相信那私塾先生的教书方法。——也一半舍不得你们去受那野蛮的管束——所以我就拿定主意，自己教你们。一直把你教到十六岁。那时所有的产业，就是那分来的五亩坏田。现在你们可以不愁穿，不愁吃。不是说句大话，要是你们不是每年上千块钱的学费用费，现在大约十倍那么多都不止了。

吉 所以我说你是一个特殊的女人。

老太太 是的，贤妻良母，有什么稀奇？现在的一般小姐们不是一天到晚所鄙薄不屑得做的么？

吉 你要原谅她们。她们因为有几千年没有说过话，现在可以拿起笔来，做文章，她们只要说，说，说，连她们自己都不知道说的些什么。

老太太 现在这班小姐们，真教人看不上眼。不懂得做人，不懂得治家。我不知道她们的好处在甚么地方？

吉 她们都是些白话诗。既无品格，又无风

韵。旁人莫名其妙，然而她们的好处，就在这个上边。

老太太 我问你，这样的人也不好，那样的人也不好，旧的你说她们是八股文，新的你又说她们是白话诗。……

吉 是的，同样的没有东西，没有味儿。

老太太 那末你到底要甚样的一个人，你就愿意？

吉 （耸肩。）坏的就是连我都不知道。要是找老婆如同找数学的未知数一样，能够立出一个代数方程式来，那倒容易办了。

老太太 怎么你们表兄弟两个，这样的不同！那一个就请这个，托那个，差不多今天等不到明天。你是总不把它当一件正经事看。

吉 不把它当一件正经事看！因为我把它看得太正经了，所以到今天还没有结婚。要是我把它当做配眼镜一样，那么你的孙子，已经进了中学。

老太太 （觉得她没有办法。）倒一杯茶给我。
（吉倒了一杯茶送给老太太，自己亦倒了一杯，慢慢饮之，老太太沉思半